

【时文选粹】别忘守好自己的母语之美

编者按：

法国作家都德在《最后一课》中说道：“母语是民族的标志和象征，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。”诚然，只有热爱及发展自己母语的民族，才是有尊严、有灵魂的民族。如果连自己的母语都被舍弃，那么这个民族就是失去灵魂的躯体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。汉语走过漫长的岁月，有着悠久的历史，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根，是华夏子孙最初的源头，我们唯有尊重并发扬好自己民族的语言，方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因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。

别忘守好自己的母语之美	标题即论点，呼吁期待，充满正能量。
<p>①近日，一则消息令人格外振奋：据教育部消息，全球有7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。目前，中国以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约2500万，“十三五”期间全球参加HSK等中文水平考试的达到4000万人次。一时间，“国外2500万人正在学中文”在网络上引发热议，“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”让我们由衷地感到骄傲。</p>	<p>开篇用翔实的数据说话，说明中文正越来越走向全世界。</p>
<p>②中文虽然是全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，也是联合国六大官方语言之一，但在过去很长时间内，国外除了华裔之间使用中文外，很少有外国人会使用中文。而上述消息，无疑有力地佐证了：中文已经成为世界语言，是国际交流中不可或缺的语言工具。</p>	<p>必要性分析：中文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地位。</p>
<p>③在所有人欣喜于“中文越来越国际化”的同时，一个问题也值得我们重视：我们自己真的已经学好中文了吗？随着“国外2500万人正在学中文”的消息一起出现的，还有一张媒体整理的“100个容易读错的汉字”。留言区超过一半的网友表示，自己基本都读错了。更有网友感慨：我还是好好跟外国人一起学中文吧！</p>	<p>现实性分析：论述中文在国内所面临的困境。</p>
<p>④近年来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，电脑、手机、平板等走入千家万户，我们提笔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当我们欣喜于科技进步带来信息交流便利的同时，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表达越来越趋向去文字化，白纸黑字正走向边缘。随着用键盘打字而非手写的日常化，年轻人的书写能力在下滑，简单的词汇书写时挠头皮成为常态。尤其是随着语音输入法的出现，让“所说即所见”成为可能，原有的遣词造句在部分人生活中成为记忆。写信交流已不知是多少年前的往事，好几年前的一项调查表明，有40%的中国年轻人承认经常书写错误，而70%的人称他们很难写一封正式书信。</p>	<p>分析造成中文表达困境的原因之一：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信息交流便利。</p> <div data-bbox="1061 1125 1146 1217" style="text-align: right;">  </div>
<p>⑤视频化、语音化，使得传统的文字表达方式被淡化。年轻一代对网络热词如数家珍，唐诗宋词却早已忘在脑后。曾有一段网络视频：一群年轻人在做成语接龙的游戏，结果接上的成语都是“不明觉厉”“人艰不拆”“十动然拒”这样的网络成语，而传统意义的成语却说不上几个。</p>	<p>分析造成中文表达困境的原因之二：视频化和语音化对传统的文字表达方式的冲击。</p>
<p>⑥还有些年轻人在学习中重视英语超过中文。我们一方面要承认，即时、快捷的交际特点，使得缩略、替代形式代替以往用词规范的现象，是一种趋势；另一方面，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，汉语是中华文明积淀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中文运用能力上的问题，必然会演变成中华文化遗产中的重大问题。近些年，我国也在中文使用规范中出台了許多文件，但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，要把中文作为民族身份的要素来守卫，从而产生自豪感、责任感。</p>	<p>分析造成中文表达困境的原因之三：年轻一代对中文的不重视。</p>
<p>⑦中文走向世界，成为世界语言，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。当前，全球挑战不断加剧，应对全球性的问题需要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相互配合、同舟共济。语言的多样性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和谐相处、互相借鉴。但在别人努力学习我们语言的时候，也请别忘了把好自己的语言关、守好自己的母语之美。只有这样，我们</p>	<p>照应标题，号召期待，呼吁守护好自己的母语，加强交流，走向世界。</p>

求高雅、追求诗意的。孔子说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，古今中外不乏好诗妙句进入日常生活的范例。譬如普希金，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创建了俄罗斯文学语言，更重要的是他确立了俄罗斯语言规范，是现代标准俄语的创始人。“比海洋阔大的是天空，比天空阔大的是人的心灵。”普希金的这句诗，早已是汉语中的常用语。美国“黑色幽默”经典小说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，空军飞行员里精神失常的人是不准上天飞行的，但只能由他本人提出申请。而一个人在面临真正的危险时会担心自身安全，就证明他神志清醒。这部小说的英文名字“Catch-22”已经进入英语词典，成为常用词汇，象征人处在一种荒谬的两难之中。中国文学也有不少这种成功融入生活的先例，诸如以“围城”形容婚姻。鲁迅先生创造的经典也有很多成为生活中的比喻，我们说一个人“阿Q”，指他的精神胜利法人格，说一个人“祥林嫂”，代称絮絮叨叨让人厌烦的倾诉。古典诗歌这样的例句更是比比皆是，屈原的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陆游的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，文天祥的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经常在日常生活和行文中被人引用，极大地丰富了汉语。

语言从来是发展的，我们也没必要视网络语言为洪水猛兽，把生动的语言文字创新一棍子打死。佛经翻译词极大地丰富了汉语；刘半农创造出一个“她”字，将对女性的称谓从伊伊依依中解放出来；清末民初大量的翻译词如“化学”“服务”“组织”“政府”等的进入，都促进了汉语变革。网络语言鲜活、接地气，其中好些词汇很有创意。“萌”字表达了汉语之前没有的意味，十分生动贴切。用拼音打字“妹妹”，MM，意外出现一个新词“美眉”，用来指代少女，色彩也不逊色于“豆蔻”。但一些类似于“逗比”“逼格”等粗鄙语汇，对汉语的破坏却相当严重，我们创新幽默有趣的当代网络语言的时候，不应当忘记借鉴古汉语中“美的语言”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优美的表达，确实到了一个紧要关口。面临网络上的巨大挑战，方块字亟待筑起新的长城。

雅言当然不是“脑残体”“火星文”，不是“爱称狼殇”这样的文字组合，亦不是绕来绕去的甄嬛体。在网络时代守护汉语表达的纯正优雅，对过于随意化的网语胡言予以自我修正，是每一个在网上码字的中国人的天职。

（来源：2017年01月06日《光明日报》 作者：杨克）

【相关链接二】

谁来守护汉语文

网络用语和外来语的日渐盛行，是近年来汉语界引人注目的两个热点。最近出版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就因为收录了200多个字母词而引起了争论，之前对于高考作文是否应该禁用网络用语，专家们也表示了不同的看法。

应该说，任何一种语言的生命力都是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维持并焕发出来的。片面地强调规范化而拒绝新的要素破土而出，会遏制语言的进步。但是分歧在于，语言文字是否需要监管？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方针，是否就能收优胜劣汰之效？笔者认为，语言文字需要推陈出新，也需要监管，而在当前，语言文字事实上是缺乏有效监管的。

任何一种语言文字要想健康发展，不能寄托于自生自灭的过程，因为它本身并不具备自净化、自调整和自我适应的能力。监管的责任本来是明确的，应该由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来管。对于网络用语和其他各种新出现的语言现象应该分三种情况：对于其中合理的成分理应明文颁布以纳入规范，而对于那些具有流行趋势但不恰当的语言行为，应该明文禁止，第三部分（也许是大部分）则可以暂时不作干预。语言需要强调规则，但是现有的秩序应该允许冲击。制定规则要持谨慎态度，对于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和词典没有规定的部分，应该允许试探，但是一旦

明确规定了，作为教学、出版物和传媒，就应该严格实行。

一种流行的错误观点认为，对于语言文字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倾向，不需要专家们发言，甚至认为专家的任何方式的干预都是有害的，这无异于说，请专家们闭嘴。中国历史上有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，西方则有回归古希腊传统的文艺复兴，但是这些运动恰恰与保守无关，而是文化经历了长时期的无序游走，在不知不觉中丢弃了许多优良的传统，然后有一批文化巨擘站出来登高一呼，把文化重新唤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。我们时代的发展速度比古代社会快了不知多少倍，所以我们自然等不得几百年，而更应该提倡随时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。

至于外来语，其实现在有许多科学技术用语都不翻译，如果打开中文科技刊物，不难看到中英文杂写的现象。当然应该明确的是，这些杂写于中文句子中的外来词，与CT、WTO一样，仍然是外文词而不是中文词。外文为什么要译为中文？当然是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容易读懂。如果离开了这一功效，例如，读者限于专家范围，而且译为中文仍然需要造一个并不易懂的新词，那么可能保留外文词反而更加便捷。但是允许字母词嵌入汉语文章，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，另一方面，我们不能够容忍字母词越来越多的趋向，而应该提倡尽可能地去字母化，特别是当一些外来词进入了大众读物的时候。例如，已经有了“世贸组织”这个汉语词，是否还有必要在正式文章中采用WTO一词，就是一个问题。反过来，似乎也并非汉字在任何场合都优于字母词，例如“欧佩克”这样的翻译显然不比字母词OPEC来得高明。如果我们放弃对外来语翻译的努力，任凭汉语文章中的外文词泛滥，无疑会损伤汉语文的精髓。只要明确了这一点，那么字母词能不能作为附录收入汉语词典的争论，就显得并不重要，只要这种收录是怀着谨慎态度的。

沈建华先生在《词典到底是派什么用场的》一文中说得不错：“要相信，语言生活中自有秦琼和尉迟敬德哼哈二将，不倦地守护着汉字的健康与活力，捍卫着汉语言的核心部分，它的使用规则与秩序体系。”但是他没有说明，谁是语言文字生活中的秦琼和尉迟敬德？如果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把使用汉语的任何人都排除在外，难道汉语仍然能够健康发展吗？应该说，每一位汉语的使用者都有发言权，特别是那些汉语的使用和理解水平较高的人们，更有责任像秦琼和尉迟敬德那样站出来把守大门，捍卫汉语的优良传统与时代活力。

在汉语文的“允许”与“不允许”之间有一条界线，应该通过辩论把这条界线划清楚，而不是通过我指责你“违反了《语言文字法》”，你指责我“思想僵化”“逻辑混乱”就能够解决问题的。在不同观点的辩论中寻求真理，这才是需要我们认真学习的。如果大家都置身事外，只怕终有一天，“神马”和“杯具”都会被收入词典，那时候汉语文的处境就十分凄凉了。

（来源：2012年10月11日《解放日报》作者：浦家齐）